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三四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周鋐

謄録監生臣洪策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三

宋 江遹 撰

穆王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硋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露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為

王之宫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王之嬪御羶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為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媌靡曼者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佩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者中天乃止暨

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所據望之若雲屯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

方外之與方內其不相及亦遠矣穆王方之內者也化人方之外者也西方主金金為從革故化人之來必自西極也物本非有身原太虛化人造物之主也六合所不能拘五行所不能役故可以撮乾坤于黍米之中促刼運于須臾之內綽綽然猶有餘地至于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變物之形易人之慮

皆平常閑事爾穆王在耄荒之中見物皆有知身不虛故驚天駭地而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露寢引三牲選女樂庶幾其歡心焉而不知化人之所樂者真樂無樂爾反以為羶腥䐹困𢜪中頹而不肯一顧焉王又改築中天之臺於終南之上其高千仞選鄭衛之處子以滿之奏承雲六莖九韶晨露以樂之獻玉衣進玉食而不知化人者居無居味無味色無色聲無聲又豈悅夫人間之所悅者乎化人見王有慇懃恭敬之心似可教者然未可頓超最上乘道試漸引之入於下乘之道使攬其袪而同遊上中天之半及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霄之外上無所攀下無所據若雲屯于碧霄而不墜焉耳目之所觀聽鼻口之所納嘗皆非世間之所有自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上帝之宮闕乃復從上俯而視之却見人間昔日舊宮但累土積薪爾與蜂房蟻穴何以異哉乃含卑穢趍高潔不願復還於故都髣髴數十

年矣嗚呼穆王亦丹臺之舊侶也謫降人間塵俗之氣尚未深染故能安棲聖境此雖下乘之所居豈胎生肉人所能到哉縱使能到亦魂驚魄喪而必求反歸也

化人復謁王同遊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臟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隕虛焉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昲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

與王神遊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遊奚異王之圃王閒常疑蹔亡變化之極徐疾之閒可盡模哉王大悦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騧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㦀主車則造父為御𠐊𠐊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黄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柏夭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於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

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于崑崙之丘以觀
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
之上西王母為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
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
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
猶百年乃徂世以為登假焉

化人之道千變萬化不出於一唯其至一是以真能
證其道者一起而入無有漸次以夫學者其才未可
告以聖人之至道也故假示中天之化使之覩人間
之無有審世累之可厭而不思其國矣乃始示以至

道之真境也仰不見日月則高不足以擬之俯不見河海則深不足以命之光影所照目亂而不能得視則天光內發可視以神而不可視以目音響所來耳亂而不能得聽則天籟自鳴可聽以氣而不可聽以耳由此而視化人之宫亦猶中天之視其國矣穆王不足以進此故解心釋神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也夫化人復謁王同遊所及之處則初不離於中天而見聞之異迺至此者蓋妙道所在不離當處頃超羣有非特不異於化人之宫爾其所居其所游初不異於王之宫王之圃也由是知狂聖之所以異域者名轉而實不轉人迷而道不迷亦若神游而形不動也嘗謂化人之來於西極也豈從顯奇出異務駭於俗哉蓋將俾斯民同之之乎妙道而後已如穆王能先覺其道則黄帝華胥之治可幾矣奚止一身之娱哉方穆王虛五府以為化人之奉化人猶不捨然化人豈真有心於聲色臭味之樂哉蓋欲其即此而悟世

味之無樂也此而不悟於是化人與之為神游顯示幻化欲其覩化工之隨起隨滅而悟神理之自然也彼方假示變化穆王乃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而樂之抑又非矣至於化人復謁王同游則亦以道之真境也穆王至此非特不能進請於化人而求還矣何則妙道之行超於形體豈未得於道未證其理者所能居其域哉化人知其終不悟矣故於其求還也亦不制止之焉雖然化人移之王若隕虛是亦所以覺之也而穆王終以不悟故及其既悟則自失者三月也然而由此而復更問化人化人語以神遊之理乃始悟變化之理而大悅也於是不恤國事而忘物不樂臣妾而離人肆意而不守其心遠遊而不局於近命駕八駿之乘馳驅無所不至矣夫造父三百之倫不世出八駿之乘非常有一日而行萬里則其超虛送日之步風雲不足以擬其駛矣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者蒐擇也方且馳驅而擇所徂向也

白鵠潔白髙飛之物牛馬任重致遠之畜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將易其處而使之趨髙也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則滌其形而使之致遠也崑崙西極之山也謂之崑崙則擬夫道之髙明渾淪也赤水之陽水之北也陰而含陽元妙之象也其始也至于巨蒐氏之國則過之而不守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則猶託宿而不久處也别日升于崑崙之丘則進於道矣莊子以支離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墟為黄帝之所休謂黄帝由崑崙之丘南望還歸而遺其玄珠則崑崙之象道可知矣夫穆王能升于崑崙之丘則其肆意所遊亦遠矣然其行不能無假于輿馬非若化人之神遊也故雖一日行萬里猶可期以數雖入於西極終亦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虚而不能至化人所從来之國也黄帝至聖之人也雖封于其宫而不見其人西王母仙聖之種也雖不容于不主而賓之抑與之觴于瑶池之上而徒歌以倡之宜能心醉其

道而得其樂矣而穆王之和其辭哀焉是止能窮當
身之人樂而不得夫天樂者也西觀日之所入者日
道喻也莊子以十日並出萬物皆照為德之盛則日
之入于西極其聖人斂道而歸於大本大宗之象歟
觀日之所入則觀之而已不能造其道也故終則嘆
其不盈于德而諧于樂也周書稱其百年耄荒是所
謂後世追數其過也然而能窮當身之樂而得壽之
大齊是乃世俗之所謂登假於道者故考以竹書蠹
簡求諸石室不絕金繩山經爾雅及乎大傳咸紀其
說焉嘗謂黃帝之夢神行也穆王之化亦神遊也夢
化均矣而異其治效者黃帝之夢本於齋心服形穆
王之化殆變易於化人爾又黃帝之寤得之自然穆
王乃不得已請於化人而求還爾此黃帝所以既寤
則怡然自得而致華胥之治而穆王既寤則自失者
三月止於窮當
身之樂而已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屛左右而與之言

欲學幻者是欲以幻還學於幻也三年之久其幻化之極可盡模哉三年不告其術是以不告告之也老成子莫能洞視不說之理方且請過而求退故尹文先生不得已而與之言揖而進之於室其道奥也屛左右而與之言則衆不見獨非所與知也所謂老成子則晩聞大道而能有成者也故其學幻於尹文先生則始也請其過而求退終能傳其術也所謂尹文先生則内得於道示斯文以尹衆者也故老成子學其術焉

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

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

生死幻化槩而論之如形之影如水之漚如薤之露如電之光皆幻而已即其巧妙功深而難窮難終者謂之生死即其巧顯功淺而隨起隨滅者謂之幻化謂之者因其用而彊名之也故徼妙雖殊其巧均也淺深雖異其功等也則幻化奚異於生死者唯知幻化之不異生死則死生不足以為大幻化不可以言

淺死生不能變幻化自我出矣故學幻者必本於知幻也雖然知不離覺說有覺者不離幻境說無覺者亦不離幻是故由知學幻以幻幻物雖能幻物我猶在幻既有學幻之知斯墮為幻之境矣唯真能以性覺者諸幻盡滅初無有心奚須學哉然則尹文先生之不告老成子是真能幻幻者矣

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憣校四時冬起雷夏造氷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固世莫傳焉

麗於形體無動非幻造化雖妙亦不離幻造化幻物常因人為人之為幻亦依天理造化之幻不離陰陽人之幻化不離數變制於陰陽則雖真亦幻窮其數變則即幻而覺覺在于我幻豈屬彼苟得此道矣不

特能幻物而不幻於物爾遂能憣校四時更造雷氷變易飛走奪造化之幻矣且所謂幻者果何自而然哉要其所本依於妙心是生其體猶如空華從空而有幻體雖顯幻理則妙顯斯有幻妙故能幻唯顯故可得而言唯妙故必深思三月而後得其道爾且古之學幻者非曰莫可以駭俗也故學之盖將即幻而覺其道爾故語其能幻則飛走可易雷氷可造及既得其道則終身不著其術固世莫傳焉噫幻化之妙若此故尹文先生亦不自任其道

姑道老君徂西而告之之言爾

子列子曰善為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

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幻化萬物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覺幻化之道也天地之幻物陰陽迭運寒暑

審度使萬物莫不由其道而得其宜不以懵校四時為功也如天地亦以冬起雷夏造氷為幻則物無遺類矣則善為化者亦奚以顯奇出異務駭人之觀聽為哉是以聖人之化雖曰竅膚不可俄而測其功則亦同於人而已此老成子之能幻所以終身不著也孔子能之而不為亦此道也五帝三王皆古聖人也或遜或爭因時適變雖示智勇之功而黙運不言之妙人能覩其功而莫測其化之之由未足以語帝王之治也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為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八徵者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蘁夢三曰思夢四曰寤

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

覺之證夢之候雖神形所遇不一其理要其所本唯其心之自造爾

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

感變之所起不出於覺之證夢之候理之常爾識其所由然且能無所怛而況於知道乎知道者雖死生曾無變乎已其視夢覺亦末矣

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焫陰陽俱

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沉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

夢者神之所遇也至神之道陰陽莫測莫之能測則莫之能制矣人之為神陰精而集寓於形體因於陰陽因於彼則必役於彼矣此一體之盈虛消息神遇為夢所以通於天地應於物類而無所逃也故夢涉大水夢涉大火氣實制之也飽而夢與饑而夢取欲則使之也或夢揚或夢溺則疾癘得以蠹吾之神也或夢蛇或夢飛則物類得以感吾之神也將陰夢火將疾夢食則夢想之顛倒有如此者飲酒者憂歌舞

者哭則憂喜之更生有如此者夫以一身之微百年之生晝夜居半一不能守其純氣則與時盈虛陰陽萬物晝夜為吾之寇形勞而不休神耗而不已終身役役與物俱化矣可不悟哉嘗究夢覺之理夜旦之常爾夢之所見雖曰神遇時為形役形之役我非形能役我則自役由我役形形反役我我受其役反不能制方其為夢不知是夢因覺知夢俄而復夢猶以為覺夜旦遷流而不停終身覺夢而不悟雖水火取與等相初無有實而憂懼喜樂之態真有於心然而覺能知夢夢不知覺則覺固真於夢覺之所為止存於思慮之中夢之先知乃見於思慮之外則夢實靈於覺旦旦之覺其云為常有倫昔昔之夢其間見常不續夢覺須臾之說爾其差殊之變乃至於此又況生死為去來之大變苟非其人欲無輪溺於造化得乎哉雖然苟能早悟於夢覺

則死生之去來亦不足道也

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

晝之想夜之夢夢也魂交覺也形開晝夜迭運物化往來猶如空華隨起隨滅故信覺者不可以語道信夢者不可以為達雖然神形所遇雖合於物究其所生咸其自造故夫想夢之顛倒與夫想夢之自為非有佗也亦在夫神之凝不凝而已所謂真人者不離於精而其神凝者也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拒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翛然而往翛然而來不逆於物化之往來而於夢覺都無所信者也故能其覺自忘而其寢不夢也

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辯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辯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為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為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為覺之所為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

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彊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

西極之南隅坤兊之方也萬物由坤之致役而趨悅息之兊故其國以夢之所為者為實謂之古莽之國則其道廣莫目古以固存也是亦西南之類也東極之北隅艮震之方也萬物由艮之徑路而達乎震之大塗方將趨於相見之離故俗常覺而不眠謂之阜落之國則以物生阜而為聚落也是亦東北之類也中央之國陰陽審度故一晝一夜一寒一暑以覺為實以夢為妄凡皆不能逃陰陽之變爾

周之尹氏大治産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

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懃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為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為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為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啽囈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

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耶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之事疾並少間

晝夜各分形神迭用晝勞於神者其形則佚故夜則神佚而形勞晝勞其形者其神則佚故夜則神勞而形佚此陰陽消長物極則反之道也尹氏與其僕所以有苦佚之復而不得兼於覺夢也昧者不察夫盈虛之理信覺為實以夢為妄知趨於晝之利害而不暇知夢之苦佚殊不悟使夢而無知則可矣夢而有知則哀樂欲惡不殊於覺又安可以為妄哉尹氏知以是為疾而訪其友是或神者先覺之也至於能寬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之事疾並少間則其理誠可信矣如俾其誠之不已於已思慮損之又損則至神

可疑想夢自消奚止
其疾少間而已哉

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耶詎有薪者耶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耶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耶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

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𠔥旦按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辯也欲辯覺夢唯黄帝孔丘今亡黄帝孔丘孰辯之哉且恂士師之言也

人之常情信覺為實以其形之所接也謂夢為妄以其䰟之所交也今焉覺之所為而忘之不幾於夢乎

夢之所遇而有實不幾於覺乎蓋覺之所為每出於有心故易以忘神之所遇或出於無心故夢則靈要其夢覺初無二致冥之則俱真辯之則俱妄如認夢為實方其夢時奚不知其為夢以覺為實則既已覺矣奚為復有夫夢斯人之生適居中央之國故其於夢覺別之如此如以夢覺之理語諸古莽阜落之民則其是非特未可定也鄭之薪者其初以實為夢終則以夢為實取鹿者用其言而以為夢取其鹿而爭其鹿夢覺雜揉真偽交馳是非相蠢此所以必有訟也士師聽其訟而折之者也將以取鹿者為是則鹿本薪者之有謂薪者為是則尋而得之蓋出於夢是非樊然莫知其辯據鹿而二分之安可以為聽訟之善乎此鄭君聞之所以嘆而訪之國相也然而覺夢之理平分晝夜信覺不語信夢不達唯黃帝孔子能辯其然爾非黃帝孔子則是非安可以遽而折之哉然則士師之二分其鹿雖為之不得已要其至則二

分之者具於覺夢都無所信而無所不信者也雖未至於想夢自消可謂能任之矣且恂士師之言不亦可乎士師法之所在也凡有形有名而以法為分者是非紛然莫適為可皆為之於且然而已不得已而可乎可不亦可乎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不識先後不識古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

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

理涉於情偽則卦兆可占為見於利害則祈請可禱疾得於嗜欲則藥石可攻迷忘之疾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又何占相祈禱藥石之所能已乎露之而求衣未能忘寒暑也饑之而求食未能忘形體也幽之而求明未能忘好惡也由是知華子之忘特以疾而有所蔽爾非真能忘世態者故儒生欣然知其疾之可已也如真忘者雖造化亦未如之何矣豈儒生淺術之所能已哉儒以詩禮發塚最為害道之大原

者其所以使斯民離實學偽亦有以密移而罔覺之使人由之而不知也故自以謂其方密傳世必屏左右而獨與居也與之居七日則渾沌死而視聽食息均於人矣故積年之疾一朝都除

華子既悟廼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故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恠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顔回記之

真之難遇而偽之易以亂人也久矣所樂在於真則萬物不足以易其好雖妻子之愛為可割矣萬物不足以擬其尊雖儒生之道不足守矣故華子既悟則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也華子知忘之為可樂則宜於世累能忘之而弗念矣猶恐外物之亂其心而不復得須臾之忘又況於初不知忘之為可樂而日趨於是非之塗若華氏方且以華子之忘為蠱室之毒儒生方且欲其疾之可已則其心之淆亂何如耶所謂宋陽里華子者陽則以生育長養為事華則得陽而蕃鮮是皆趨於擾擾之塗者也中年病忘則落其華而反本焉及其既悟則復趨於膠擾之塗矣反常者乞之恍澤生出者震之決躁故華子既悟廼大怒也子貢居言語之科方且以賢於方人見斥於孔子若顏子則能忘仁義忘禮樂屢進而至於坐忘矣故孔子顧謂顏回記之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嘗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

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

歌哭白黑香臭甘苦至於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紛紛之名同一妙本初無二致由彼妄情有於愛惡物物分辯種種假名尋名求實執着不易莫有覺者即其一端而論之以白為白是從衆也以白為黑是從我也從我則衆疑從衆則我惑彼我異言白黑殊名名言雖殊體性不動是以名言之異衆寡相傾寡不敵衆以迷導迷淪胥以溺而不反矣安可遽以衆人之同疾為是一人之獨覺者為非耶楊氏以為我之道傾天下方且與儒墨相為是非白黑故為逢氏病之而俾之訪於魯之多術者逢氏則逢物而偶之者也

故少而惠長而以迷罔為疾

且吾之此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遄而歸也

天下本無正是大道不涉言詮但聖人垂世立教者不免於云云耳又恐學者以衆人之言為非而以聖人之言為是遂認而不捨守而不忘誇所謂黄金雖貴入眼成瞖故老子曰吾之此言未必非迷況魯之君子立仁義忠信之教垂詩書禮樂之文迷中之最迷者又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如遄歸蓋使之返照求之於内耳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

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紿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

傳教者有真偽受道者有先後先入者為主後入者為客今之學者先遇一師傳以偽法遂認而守之謂其無以復加矣數年之後忽遇真師傳以真理反執而不信至于終身不悟良可悲哉故禦寇設此燕人過晉之喻斷人也生于燕而長于楚既老而歸過於晉國同行者誑之曰此燕之城也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也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也乃消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墳墓也乃

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而大笑曰此晉國也向吾紿
若其人大慼及至燕國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遂消
沉而不能更發矣蓋境之感人初見則動情也深再
見則視猶平常且父母之邦本以樂生也今愈近而
愈慼終至於涕泣而止爾何生之樂哉又其所謂燕
者初非燕國實晉城爾彼以偽紿真此以真信妄自
紿之者以觀真足貢其獻笑爾由是知人之所謂內
外親踈喜怒哀樂未有不猶燕人之紿也從而親踈
憂樂之亦未有不見笑於造物者猶燕之人也如亦
悟其不真則亦必思其當悲憂之時何至而能爾也
然而親踈不在物而在我真偽不在境而在心心真
則雖偽亦真心惑則雖真亦偽向俾晉人終不自言
其紿則燕人之情終亦不易矣及知其為紿雖真見
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矣何則人之心未始不真一
誘于人偽欲復于真不可得矣是以燕之人真情一
散漫不可復其後彼雖以誠而來我亦審其無妄矣

欲強之悲終亦弗能矣可不慎哉嘗原老列之教大抵期鎮斯民以無名之樸使之不蕩於偽而已不以治斯民於既澆漓之後為教也故道終言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而穆王之篇終之以此也

穆王解

由皇而下至于王功雖曰道之屢降要帝王之應世咸本于道皆聖人之所為也特其因時適變居帝者之世不得不為帝功至王者之時不得不為王業爾治至於王功而末矣雖賢人可久之德亦庶幾及之矣故禹湯文武同為王功啓之賢亦足以承禹之道成王之中才亦能持守文武之業也至于穆王道不足以傳化人之妙不盈於德而謟於樂周道自是而衰矣於帝言其盛於王言其衰始終之理也且五帝之德三王之功其道容庸或由幻化直若一夢爾故此篇剔言覺夢之理有若古莽之國以夢中所為為實者有若阜落之民常覺而不眠者役思慮於晝則昔昔夢為人僕勞形體於晝

則昔昔夢為人君至於爭鹿之訟則覺夢又不可得而辯矣聖人應世之跡如斯而已誠能審覺夢之道則知病迷者非本迷病忘者非本忘是非美惡同之於道道化德業同於一致其塵垢粃糠足以陶鑄堯舜而有餘而况於王功乎嘗原天下之治始於三皇方是時也以道在宥天下民結繩而用之卧則居居起則于于可謂至治矣然既已出道而為治矣則時運而往必降而為帝者之德帝者之治若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亦已盛矣然德已顯矣必至於湯武之王人皆知王者之功見於夏禹之時殊不知其開端乃自於三皇之前而其末存乎千歲之後也故譬道之每降猶水之離源其流無已去本日遠必不可復反矣莊子謂有虞氏為招仁義以撓天下謂聖人為不忍忘一世之傷而誓萬世之患蓋謂此也雖然有聖人者能以道御時不隨世降雖成周之王可使民之攸壓不殊於至德之世此則子列子之垂訓有望於萬世旦暮之遇也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四

宋 江遹 撰

仲尼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

退朝曰閒閒居則方退食自公故其憂有在於治天下遺來世有以見聖人雖閒居乃心罔不在王室其忠有如此者問也者心之所欲為而未達者仲尼之憂雖顔子所未喻况子貢之弗如哉故不敢問

出告顔回顔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

回之援琴而歌欲夫子之聞之也果召回入有以見聖人之教不倦

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為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

顔子之樂在道孔子之憂以人由衆人以觀唯顔子為獨樂由顔子以觀唯孔子為獨憂天之所與樂之而不辭謂之樂天命之所制順之而不逆謂之知命能樂天而不能知命能知命而不能樂天皆不足以

為不憂唯樂天知命則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是所以不憂也顔子得是道矣故居於人不堪之憂而能不改其樂也雖然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以樂天知命為不憂始之所是也以樂天知命為憂之大今之所言也顔子之於孔子得其行而未得其所以行所以援琹而歌而不能與聖人同憂也且皆聖人之言也豈真有迕而不合哉因時適變姑請以今言為正爾至於真樂真知則今昔之言又烏知其辯

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

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為

聖也者德之極而道之至也謂之聖人則心凝形釋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當有何憂哉雖仁者猶能不憂而況於孔子集聖人之大成者其果有憂乎如未免於有憂則不可以言聖矣謂聖人為有憂是不

知聖人者也今而自以為憂之大而形於色者蓋聖人者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而自任以天下之重者也以樂天知命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止變亂於心慮我則不憂矣安能使斯民皆無憂乎彼民未盡無憂則聖人安能獨無憂乎非特憂在於當年其憂又有及於來世方來之世為無窮斯民之憂為無盡聖人之憂亦與之為無盡則其為憂也不亦大乎又況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求治而其道不行以詩書禮樂為無救於治亂思欲革之而未知其方安得而無憂乎何則六經先王之陳跡也豈其所以跡哉夫跡履之所出而跡豈履哉雖然跡雖不可守而履亦不可廢也故詩書禮樂棄之則無以為治即之則不能為治今而以樂天知命為不憂是併與其履而棄之矣又何以為治哉是以謂之樂天未免於有所樂也謂之知命未免於有所知也有所樂則必有所憂有所知則必有所遺唯得所謂真樂真知則無

樂無知矣無無樂無無知則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憂樂兩忘為無為俱遺詩書禮樂亦不必棄而革而天下可治來世可遺也此易所謂鼔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也孔子所以刪詩定書繫易作經諄諄於垂訓者盖以此也

顔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顔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絃歌誦書終身不輟

顔子嘗請行於孔子而將之衛矣孔子以為若殆往而刑爾是或未得所謂樂天知命有憂之大而然歟至於謂其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同於孔子其以有得於此而然爾至於子貢雖曰智足以知聖人於聖人

之天道則不得而聞也故至此則茫然自失雖然深思歷時而不變至於不寢不食而骨立則都忘我體融會於理可告以聖人之道矣故一得顏子之喻則釋然反夫子之門終其身為絃歌則得其樂誦書則亦知詩書之不必棄也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

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

人之見聞不離形體雖聖人亦無以異於人也特聖人所以為見聞寄於形體以發其明不盡循於形體也唯其不循形體故能廢心唯其寄於形體故猶用形廢心即亢倉子之視聽不用耳目用形即亢倉子之不能易耳目之用以亢倉子之為聖不殊於孔子之聖則知孔子之道無異於老君之道也

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

太初有無無有無名而神運乎其中矣太初兆而為氣之始氣委和而有生有生斯有心造化之均付於

人者如此所以有狂聖之異者以其所合不同也聖人則每陟愈上而合於無合於無則無往而不合矣衆人則每降愈下而合於物合於物則無適而不礙矣體合於心則忘其形體心合於氣則忘其思慮氣合於神則渾然一氣聖而不可知矣然而神雖妙猶未離有至於神合於無則同於太虛於大不終於小不遺萬物莫能逃其鑑矣

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干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

八荒之外至遠也山河布列萬物紛錯視聽之所不周眉睫之内至近也腑藏居中竅穴居外知見不能自見神合於無則形體融虚物象銷殞渾然太虚雖麽蟲之微可視猶嵩山之阿況於介然之有乎雖麽蟲之聲可聽猶雷霆之響況於唯然之音乎老君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義協於此雖然聖人不務多知也來干我者則知之爾唯其不務外知是以莫覺莫知其知自然無所不知也如其所知得之於覺則不離於體得之於知則不出乎思又烏能無不畢知哉亢倉子之言盡之矣莫逆於心而不可以容聲矣是以魯侯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

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

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

道一而已皇降而帝堯以是而傳之舜舜以是而傳之禹湯文武皆古聖人也然而羲皇之簡朴堯舜之遜湯武之爭孔子之素王皆其不得已因時而應世所以為聖者隱矣故孔子於商太宰之問在己則曰不敢於人則曰不知雖然善任因時則道顯善任仁義則德著善任智勇則業富博學多識則窮理盡性皆聖人之事也特不敢知而已且皇降而帝帝降而王商太宰則王者之佐爾彼其於帝王之治方且祖述憲章之不暇遽而告以弗知為帝為皇之聖彼又烏能無驚乎哉

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

所謂聖人者即皇之道帝之德王之業孔子之集大成也孔子語商太宰者亦皆聖人之事也其所以不居其聖者蓋所以聖則與於神而不可知矣聖人作而兆於變化則為萬物之所覩而所以為聖者隱矣可知其治而不知其道矣商太宰乃欲外聖人而求聖惑亦甚矣孔子動容將正容以悟之也動容有間而不悟是終不能知言之謂也於是乃告之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所謂西方之人者亦以聖人之不離於神天之本宗而未兆於變化者為言爾蓋西為復命反性之方也且天道自西而之北至北而後為復命之至列子語聖人之道每託言於西方者方祛衰周文勝之弊欲斯民去華而就實故言至於西亦以

此言化人之所從來老耼之所徂往也如至於北之辯則又將為寰之出矣此其言之旨歟

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

天下本無事彼民有常然不忍一世之傷而治之斯警萬世之患而莫之救矣是故應帝王者以道觀言命物之化所不免也然而有言則必有疑之者矣有化則亦有拂之者矣名存於治亂則其去聖逾遠矣唯蕩蕩乎民無能名者為足以擬聖也老君曰道常無名無始曰道不當名聖人者道之至也可名則非道矣由伏犧而至孔子其應世之跡不幾於賁名聲於天下者乎宜孔子不知其聖也然而以無能名為聖既可名以無名亦既有矣安得為無能名蓋終不可得而名者道之真名之以無能名而託其無者聖

人之不得已故孔子雖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終亦云佛知其真為聖而真不聖也雖然所謂無能名者非以虛無無為離於稱謂為無也故曰雖為而無為之之累若可名而無可名之實爾故孔子嘗以蕩蕩乎民無能名稱堯矣不癈其巍巍之成功也觀孔子之語商太宰者始也不知其聖終亦疑其為聖不知其跡於其始莫知其妙於其終聖而不可知於是乎在

商太宰默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有方而後可欺商太宰於孔子之言辯不足以屈其理誠不足以信其道故心計之以為我欺也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

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諸子之德譬猶陰陽聖人之道譬猶沖氣沖氣微於陰陽陰陽資於沖氣語四子之有皆賢於夫子兼四子之有則不許其易夫子然則其賢也乃其所以爲偏其不及也乃其所以爲妙此四子所以事夫子而不貳也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

列子既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則所以處已者至矣盡矣列子不忍以夫子之道獨善其身也於是乃居南郭也南郭明方郭邑中也既已出而趨物之會則不能使人無保汝而户外之屨滿矣

雖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與辯無不聞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門之徒役以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

謂之南郭子則體道之妙居塵而不染者是所以與子列子為連牆也二子之道圓通妙合常相與以不

來而來不見而見又奚以相謁請為哉非特不相謁請也雖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夫學道者至於目擊而道存亦已至矣然待於目擊猶未離見唯相遇而目若不相見則離於知見無相無作彼我都忘列子之道盡於是矣故曰子列子亦微焉微以言不離於道心之小而妙也然則朝朝相與辯無不聞豈好辯哉以夫從之處者故不得已爾門之徒從方且見列子於言辯之間故以其不相謁請為有敵而不疑也

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為

貌充者修身而形不衰也心虛者忘心而物不留也耳無聞者自聞而已目無見者自見而已口無言出言不言也心無知真知無知也形無惕都無所畏忌也若是者師資兼忘其往也將奚為哉

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

列子既已言南郭子之妙矣恐其徒役之重惑於至道故與之偕往閱而實之以見也弟子四十人同行猶所謂與人偕來之衆也

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

神生形形成神形神偶合人之所以有生也形神不相偶所謂有人之形無人之情也是欺魄之類也欺

魄土偶人也若是者遺物離人而立於獨故不可與接不可與羣

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言衎衎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子之徒駭之反舍咸有疑色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衎衎言其和也衎衎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則言若體乾之道尸萬物之化而納之大和者俄而指弟子之末行者與言則遇感而應非有心也其道大故駭之信不足有不信故反舍咸有疑色與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者與矣

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為言亦言無知為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

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故得意者無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進知者亦無言然而以無言無知為當是絕物也以不言不知為是則未能忘我也以有言有知為是則其所得亦淺矣言予言終日言而闕

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盼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横心之所念横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内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傳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

無所隱矣

原注闕

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歷階以進而至於九年之大妙然則學者安可以至道為若登天之不可及而不勉哉

初子列子好游

游之為道不在内不在外不居乎兩間行於萬物之上而逍遥乎天地之間道之全盡者也故禦冦好游而壺子以游為至也

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辯其游者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内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内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

觀其所見則於彼物象昏明通塞山川人物見其體之不一也觀其所變則即彼物象觀大觀小觀有觀

無知其化之不停也然空不成見見不離物有見皆變變不離見觀見觀變均圓於物矣有同異且見與所見等為虛假皆轉於物展轉物變而求其備離道愈遠故外游而求備於物不若內觀而取足於身也所謂內觀者亦非外於物而求見也即我一身之物任彼物化之遷物自轉物我不逐物即彼逐變之體不易圓明之性於一性中該全萬化不假周視則其為游不亦至乎昧者不知取足於身以觀物之變為愈於觀其所見而止矣列子欲明至游之妙故自處於觀物之變假壺子之言以祛其蔽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也

壺丘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眡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

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內觀取足於身之謂也能內觀矣不離性地而徧含海寓安知其所適不離秋毫而洞觀萬化安知其所視是物物皆游也物物皆觀也夫以一人之內觀本原乃能俾天下萬物皆游而皆觀不至矣乎其所以重言游其至矣乎者妙之中有妙言不足以盡其至也與易之乾言其唯聖人乎類矣莊子之書其篇首之以逍遙游者豈不以其至乎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

龍之為物降升自如不見制畜能變者也謂之龍叔則未若莊子所謂老龍為能制變也龍叔以聖智為

疾或由此乎

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

道也者無不通也既已得聖智之道矣真以治身緒餘以為國家土苴以治天下無不可者而龍叔之道

榮辱憂喜不足以累其心生死貧富不足以易其慮内忘我外忘物不威勸於刑賞不變易於利害不推移於哀樂其道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今以其道不可以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隷是蓋以聖人之不離本宗與夫兆於變化離而為兩之過也夫内觀本宗外兆變化一出一入非異非同嘗試以道之大本大宗之在我者推而行之於天下國家與物委蛇而同其波雖將迎成毀無所不攖而終不失吾太寧之道而萬物亦無不得其治矣而龍叔乃欲守其治身之真而勿攖思求萬物之治安見其可哉是所以謂聖智為疾也

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

命之背明而立使之内觀也自後嚮明而望之察其不能無心於應物也

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人之生六根與我而為七皆其心之所自為也龍叔之道等夷萬物可謂六孔流通矣猶持其治身之真而未能推以有應也豈非一孔之不達哉嘗謂心之與形一身之表裏也常相與為矛楯七竅俱鑿則渾沌死七竅流通則聖智盡矣體道者以有身為大患不以此乎所謂文摯則持其文以應物聖人兆變化者也故龍叔必求術於文摯

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

由生而亡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由死而生幸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

既生則廢而任之不貪於生是為無所由而常生將死則究其所之以放於盡是為有所由而常死謂之常生常死則雖有死生實未嘗死未嘗生而入于不死不生矣此其所以為道由生而生此達生之情者故死而不亡由死而死此貪生失理者故雖生猶死此理之常也由生而亡顏之夭是矣由死而生跖之壽是矣此則幸不幸者也或死而謂之神者以其得道也或死而謂之鬼以由其常也或死而謂之物則

由死而生雖生猶死爾

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

季梁則不居物之長其道上足以承下足以庇超越波流而濟斯民於無難之地者則其於生死之道進之矣故楊朱於其死也則望其門而歌所謂隨梧者梧之為木櫜鄂皆五而子不絕其所自生若能受中以立命者隨梧則隨於物化實不能受中立命而淪與物忘者也故其死也楊朱則撫其尸而哭隸人知悅生惡死莫知其所以生死也故歌其所宜哭哭其所宜歌者皆是也且歌且哭自有道者觀之等為可哀爾噫人之生也物物分辯雖一嚬笑之微其中節與否莫不從而是非之至於死生之大變且歌且哭

而莫覺莫念可不為之大哀耶

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辯淄澠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犇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反

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自然之理也故明極則眇聰極則聾味極則爽臭極則窒健極則僵識極則迷是以收視反聽絶味除馨默健去識則精神為之不衰雖千萬歲可以深根固蔕也

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行過

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為若舞彼來者奚若其徒曰所願知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為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羣聚所為牢籍庖厨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弗應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也而

無能相位者無能相使者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皆為之使焉執政者迺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

賢者謂精神才者術名器然則賢之與才其相去也遠矣伯豐之賢鄧析之才相遇于塗鄧析術名器而舞伯豐伯豐謂精神而距鄧析其從者未能忘言故越次而應之曰大夫不聞齊魯多機巧之士乎善土木善金革善音樂善書數善軍旅善宗廟皆小技而受役者也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無知無能者帝王也知之與能之者人臣也帝王者無為之道也人臣者有為之職也以有為之職事無為之道能方者不能圓能白者不能黑能高者不能下能玄者不能黃以無為之道統有為之職則方圓白黑高下玄黃

無適而不能物各以其質而得形而此無形物各以其聲而得名而此無名然則鄧析謂養人而物為我用者為執政之功不知執政者乃為人之使而不能使人者也才奚足恃才奚足矜為故其聞伯豐子從有之言雖辯無所開其喙矣目其徒而退爾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女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

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甞用其力故也

公儀伯則閑於在公之儀所謂善為士者不武是謂用人之力也堂者高平之基肯構之所臨人所尊仰之地也堂谿公則其德如堂能守雌而為天下谿者也此所以能知公儀伯之不用其力周宣王中興之主也將任人以事而効人以功故其所取有在於孔武有力之士也商丘子則體性抱神而示中庸之常德者此所以其為力雖六親不知而為公儀伯之師也且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則其力不足恃故不用其力而求用人之力此其力所以不可量裂犀象之革曳九牛之尾則力足以有敵故必負其力則力

不加增而勝已者至矣然則不亦懦者勇而力者弱歟

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為故學視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内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

以死事之則肢體隳而聰明黜可謂有其質矣故乃告之所謂見其所不見得其所不得者非以窈冥而

難見而獨見之也難能而不可為而獨得之也見不離於衆人之視衆莫之窺爾為不出於衆人之能衆莫之為爾故視莫難於秋毫而易於輿薪聽莫難於蚋飛而易於撞鐘竭目力於秋毫則見不出於秋毫窮耳力於蚋飛則聞不過於蚋飛借明於衆則目力不用而見有餘明借聽於人則耳力不竭而聽有餘聰衆人見物不見道故常攻其所難賢人見道不見物故每為其所易有易於內斯無難於外矣無所難則無非易矣夫孰得而名之故名不出其一家由是能用其力者雖力旋天地而世莫覩其健威服海內而人不名以武也古人有言善力舉秋毫善聽聞雷霆此之謂也且折春蠡之股堪秋蟬之翼雖曰以弱為彊亦既有所折有所堪其跡可得而覩其為可得而名矣故公儀伯猶以此為顯其能而違師之敎也

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遊不恤國

事而恱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
何笑牟之恱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為人也行無
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
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肄之公子牟變容曰何子
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子輿曰吾笑龍之紿孔穿
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
造準而無絶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孔穿駭
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

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白孤犢未嘗有母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公子牟曰子不諭至言而以為尤也尤其在子矣夫無意則心同

無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說在改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

公孫龍辯者之徒也公子牟以其言為至言者夫至言去言雖終日言而未嘗言則雖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不害其為言之至也觀樂正子輿以為紿孔穿之言是其未嘗窮理也以為誑魏王之言是其未嘗聞道也何則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則知其所以中鈞後於前爾矢注眸子而目不睫則能

度遠近之宜審乎夫之力盡其勢而不使之有過不及也是皆理之可推而知也若夫言在於道則離形去智同於大通意在所忘指在所非盡物者常有則不有一物與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同意有影不移則前影非後影與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同意等物之勢則千鈞非重一髮非輕離於形名則白不可以命馬馬不可以名白孤犢未嘗有母則犢之與母軀命不同理非相代其言之妙一至於此非知言之要者安能知其解哉故方其未能窮理則笑其紿爾及其言在於道則又以為負類反倫雖公子年為之疏其說子輿終莫之悟方且忿嫉而加鄙倍焉公子年知其不可與語至道也故默然告退矣雖然公子年亦仁於子輿至矣猶冀其一日克已而悟至言不醜抵固拒而深絕之也故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且公孫龍之辯公子牟以為至言列子稱之而莊子則以謂能勝人之口而不能服人之心者

列子之稱稱其至也莊子將假其說以袪著書之跡故於其書之終篇既取其辯又惡其與天下之辯者爲惟悲其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也言之不同各有攸當

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

聖人之世不治而不亂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之治不治是乃所謂至治也當是時也為左右為外朝知靖共爾位而已為在野之民知日用飲食而已故自左右而至於在野顛問而咨詢之皆莫知其治否也然帝堯之用心以天合人不敖無告不廢窮民終欲知之也於是微服而游於康衢微服則外無以震人心康衢則九達之會四方之情所通也兒童之謠則其言出於歡忻之自然而非有偽也其言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以夫立蒸民而會於有極之地其道乃本於天德而出寧進於智矣是言也童兒聞之大夫大夫以為古詩夫古詩而童兒謠於今是今之治有以符於古矣夫堯之為治者務若稽古而已則堯聞此言安得不與斯民同其喜歟此堯治之大成也書言黎民於變時雍此其時歟

關尹喜曰在已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

在已無居不留一塵於胷次也至虛在我則萬物之理無所隱矣故曰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則趨變無常而所適常審也其靜若鑑則應物見形未嘗攬物也其應若響則有聲必答無所將迎也

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

道之在物於大不終於小不違其廣包畛其纖入蔵稱物平施無欠無餘適可而止其若物如此是所以有鑑水之諭也故譬道之在天下若日月之照臨光於四方莫之或違而盲者不見咎豈在日物自違道

道不違物

其證若此

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

非聲非色故若道者不用耳目無體無用故若道者不用心力迎隨若知其首尾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則見道不見物故彌滿六虛廢之則見物不見道故莫知其所然則若道者果何如其善哉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則以道不住於無為也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則以道不盡於有為也唯默而得之而性

成之者得之然得則不假於言性成則無待於為則其所謂得非得人之得而自得其得者也夫唯有得於此則不溺於虚不着於有在我者無為而無不為在物者無用而無不用矣

知而忘情能而不為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

人之所以貴於萬物者以其有知與能也人之所以役於造化者以其為知能之使也所貴於知之與能者為其為道非無心者所能得近也所惡夫知之與能者為其為道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也知而忘情則無用智之鑿其知自然無所不知是為真知矣能而不為則無有為之累其能偏物無所不能是為真能矣蓋有情有信然後為道發無知則非忘情也不能情矣豈道也哉能陰能陽然後為道發不能則非不

爲也不能爲矣豈道也哉是聚塊積塵之所以非理也若商丘開之蹈水火此知而忘情者也若孔子之於游金石則能而不爲者

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爲而非理也

聚塊則不爲野馬之飄鼓積塵則不爲塵埃之飛揚可謂無爲矣雖無爲而生理息矣何貴於無爲哉聖人之無爲則猶坤之厚載充塞四虚無心於物未嘗有爲而萬物生化終古不息是真無爲者也由皇而降帝王受授至孔子而集大成其道咸本於此故仲尼之篇以是終焉

仲尼解

孔子之道譬猶大明東升無愚智皆知其明質諸聖賢之言然後足以撰其妙爾子貢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且曰自生

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楊子曰天之道不在仲尼乎子貢智足以知聖人者也孟子學孔子者也楊子自比於孟子者也具所以譽聖人者是乃天下萬世之所取法者也質之於經而求夫子之道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而不倚於一偏時清而清時任而任時和而和而不膠於一曲能仁能反能辯能訥能勇能怯能莊能同不拘于一道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而後之學者方且倚于一偏膠于一曲拘于一道而不見聖人之大全此仲尼之篇所以而作也顏子止知樂天知命之無憂而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者顏子亞聖也尚且待教而後知況子貢之徒宜乎其滛思而至于骨立也關尹曰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惟默而識之性而成者可以得之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之謂集大成此皆知孔子者也觀此篇之義則知孔子之

最深可見矣庚桑子遠見于八荒之外而耳目俱廢列禦寇學進於九年之餘而骨肉都融非窮神極妙者孰能與於此乎商太宰深惑于西方之聖而謂其見欺子列子不謁于南郭之牆而信其有敵豈世間淺識寡聞者所能議哉心閑一孔而龍叔之病難痊髮引千鈞而樂正之疑莫解鄧析侮伯豐之侶而見困于從者帝堯聽童子之詩而取信于大夫公儀伯力堪蟬翼而名譽滿于諸侯商丘子力敵天下而功用況于六族季梁之死楊朱倚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若此類者豈容易而窺見之哉皆謂孔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今之學者讀莊子至于漁父盜跖遂憤而斥之以為毀訾孔氏而莫之觀也是豈知莊子尤尊孔子者也列子之於是篇前後發明使孔子之敎流光萬古而不窮者深有力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又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然而謙謙自晦商太宰問其為

聖則遯而不居也若夫關尹喜言善若道者以知而忘情能而不為為真知真能是又所以明孔子之道也蓋孔子之應世周旋變故不離于真既不為卷婁樂瘍之彊聒亦不為聚塊積塵之無為常居於真知真能處夫材與不材之間爾故此篇始言真真樂真知而終言真真知真能也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五六

詳校官侍郎臣謝　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學正臣周　鋐

謄錄監生臣洪　策

沖虚至徳眞經解卷五

宋 江遹 撰

湯問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萬物盈天地之間原其所生同於一氣一氣之運其際不可終故萬物之生相續而無間由彼物化遷流不已日改月化假名今古物之有無何殊今古成湯以天錫之智而乃問是於夏革

者蓋堯舜禹三聖授受至湯而革夏為商雖出於因時適變而其為則古之所無有也以今之所有驗古之所無推而上之至於羲皇其道浸入於簡朴則及於古闕有無於物也此則湯問夏革之義也

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

以形見物散為萬殊先不識今後不識先雖一息之往來不可槩其先後之倫也以性見物同於一真始或為終終或為始雖天地之覆載亦不知其先後於物也究觀物化若鶉為鸇鸇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鶉

鷄之所終鶉之所始鶉以為終布穀以為始布穀之終鷄復始之以至臭腐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其生也莫知其所從来其化也莫知其所從往譬猶日月往来四時代謝将先晝而後夜乎将先秋而後春乎則亦莫能知其紀矣蓋一囿於造化為罔尚安有先後之别哉欲知其先其惟外於事物而混成者歟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窈窈冥冥昏昏默默豈智之所能知哉故曰朕所不知也

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是以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

無則無極有則有盡知此則上下八方可不言而喻矣然計天地在太虛之中雖未離於物而為物之最巨雖曰最巨亦已有物矣故其為有異乎物之為有也不可言之為有極以其大也不可名之為無盡以其有也謂之難於難窮難測難識者幾是矣故夏革之言曰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夫無極無盡亦已至矣於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極無盡然後足以見天地之量爾雖然此所謂無非真無也因有形無爾謂之無者以遣有也以夫天地之未離於有故假無以顯其大爾要之既已有矣會歸於盡故始終寓之於不知爾

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

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

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營則居日之東而景夕多風豳則居日之西而景朝多陰地偏則風俗異習而人民之情乃無以異於齊豳之西營之東其偏於雨露益遠矣而人民亦不殊於齊則四海之外雖非足跡舟車之所通以情度情又奚待於見而後知言而後實哉

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故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

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

一身之内一毛含於肌膚肌膚含於一體百體含於一身雖一毛之微亦具一體之全用一體之用亦不廢百體之俱用其於物也焦螟則宅於蚊睫鯤鵬則遊於天地焦螟無不足於鯤鵬鯤鵬不有餘於焦螟大小相含如斯而已然而物量易以窮故其所含有極天地至大哉其所含無窮天地猶有形未若道之含天地為無極也且其言大小相含大固足以含小矣小如何其含大哉葢謂天地含萬物雖可以形見其所以含之則有道矣即道而言雖一芥之微莫不含天地之妙故曰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其言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列子將擴學者之見聞使之不囿於範圍之内要使覺者自知其道爾終亦存之而不論故曰亦吾所不知也

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其闕

由大小相含以觀則知天地亦物而已既已為物矣安能無成與虧哉此所以有不足而可補也五色者五行之英石者石氣之堅精鍊五行英妙堅精之氣以和陰陽之盈縮此謂補其闕也方是時裁成輔相之道既已見矣

斷鰲之足以立四極

天地在太虛之中浮遊至微直猶巨鰲之戴一物爾既已不足而可補則所謂浮遊者始跱而不動故鰲足可斷四極始立上下八方不可易位矣

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絶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

天柱天之所恃以中立而不倚者地維則地之所資以四維而不虧者此道之未離於渾淪也嘗原道降而一見一兆天地生矣天地奠位人辟乎兩間於虛無自然之中妄為明覺自生同異同異既立愛惡交起愛惡起而爭競立則忿懥之氣勝而道之周徧成者毀矣此共工所以與顓頊帝爭而觸不周之山也折天柱絶地維則天地析其渾全二氣交而生化顯矣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西北萬物歸根之方也日月星辰就於西北則至陰之精并於下而奉於上萬物得以資其氣而

生東南萬物敷施之方也地不滿東南則至陽之精并於上而降於下萬物得以資其澤以成形故天有精地有形天有八紀地有五里能為萬物之母其在人也則右耳目不如左明左手足不如右强其於物也雖形體萬變未有能違其化之宜也

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脩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維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

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為隣居焉

水以喻道道之為物其大不可圍其深不可測而衆善之所宗也故大壑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道之大原該備天人沖而不盈故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山居之象不離道之大原而為萬化之宗仙聖之所居如此輿者木之為嶠者火之銳方者金之體洲者水之類蓬萊者土之所以然山之名或指事或象物不一其義要皆不出乎五行之理也萬盈數以象道之備也凡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一三五七九皆數之陽也變化之道也故此篇數稱以喻道焉

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

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

仙聖之人真精不蕩故其所感變者臺觀皆金玉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木皆叢生華實也且其華實感變於自然不甲析於春而就實於秋也故食之者不隨變遷而老不逐化往而死也仙聖之體至虛而無累故常飛相往來由是觀之卬陵荆棘險惡不一安知非人心之所自為耶

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蹔峙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強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

既以不得豎峙為毒以夫峙而不動為安故必假於人資於物而即其安也此所以託之於帝而帝為之命禺强也禺强北方之神靈龜為之使故禺强使巨鼇舉首而戴之也雖巨鼇也其力必有量其用力也必或匱故必合衆力迭為三番而後能舉焉既已為物而我所資以為安矣則物必有為之害者而物又將為我害矣是以有鼇若此乃有龍伯之國人得以一釣而連六鼇負而歸灼其骨以數也

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侵減龍伯之國使阸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

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

岱輿員嶠東南之山也地不滿東南故二山流沉焉流於北極沉於大海則復於本原而歸於至道故仙聖失其所居而播遷後世之治顯也此帝之所以憑怒而古人之大體隱矣

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荆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北之北有溟海者天

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眥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䶂俞師曠方夜擿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黄帝與容成子居空桐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

霆之聲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櫾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為枳焉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矣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脩短何以識其同異哉

萬物盈於天地之間其生殊方其化異時其變異數動植飛潛萬形萬狀其可勝窮哉究其所自造化之於萬物一本於自然萬物之於造化又焉能有擇以之為蟲臂以之為鼠肝惟其所寓而已其為人也生於龍伯之國則不得不大為僬僥諍人則不得不小其於植物也為冥靈大椿於荊則壽為芝菌於朽壤

則天其於動物也為鵾鵬於終北之北則大為麼蟲於江浦之間則小大者不以大而有餘於性小者不以小而不足於性雖壽必終不能增其性之所無雖夭亦生不能損其性之所有柚之不踰淮鸜鵒之不踰濟貉之不踰汶皆地氣之使然也若其性則無以相易矣莊子逍遥遊之篇蓋明此也竊嘗論之物之大者莫若巨鼇觀其能舉首而戴岱輿圓嶠之山靈亦甚矣而不免有灼骨之患則物也又奚以大為哉物之微者莫若麼蟲雖離朱子羽䚕俞師曠弗能聞見其形黄帝容成子以神視而氣聽則更見其有不可量之大則物也又奚必惡夫小哉

然則物之巨細脩短同異亦不足識矣

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

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形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隣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齔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

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若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渤海之尾隱土之北則信足以容太形王屋之高子孫無窮而山不加增則平高險通豫南達漢陰其理亦可信矣既有其理又盡其誠故雖操蛇之神至勇者也聞之而知懼上帝之崇高也亦感其誠焉是以雖愚公弱子能使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且以其為愚公弱子此隴斷之所恃以除也蓋愚公則欲慮

柔而其誠至弱子則志專氣柔而不離是其所以能動天地感鬼神也如俾其內藏猜慮而居血氣方剛之時則計其力不足以平魁父之丘而止矣此其妄所以獻疑河曲智叟之所以笑而止之也人生妄計我體增長已慢虧隔於道奚啻二山之塞如俾其亦能忘智慮而無矜其血氣誠之不已而不以死生為間未必不於一息之頃能頓釋諸有而通於道也其或不然則亦誠之不至而已矣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日影果何物哉不量力而追之役於妄見爾由有妄見是生愛渴愛渴內存雖竭河渭不足以止其焦火

之熱故卒渴死於道也逮其既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乃生鄧林彌廣數千里焉夫以一身之澤浸潤所棄之杖而生數千里之林乃不足以潤一身之枯骨妄見盡身有如此者

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内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歳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夭或壽惟聖人能通其道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非聖人之所能通也

惟聖人能通其道者非聖人樂通物也其道無不通爾非聖人之所通者非聖人不能通也其道自然無所事通爾然而必有非聖人之所通者而後有聖人之所能通者爾

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濵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

北朔方也萬物之所藏也真一之所舍也至神之所寓也濵北海之北其國謂之終北則精之又精神之又神者也不拘於方故無濟畔之齊限不役於氣故無陰陽之化不假於物故不生動植之類四方悉平

其道甚夷也周以喬陟其外無郤也若是則非神禹安能之其國哉雖神禹也非迷而失塗亦莫之能至以非足力舟車之所及故也

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甔甀頂有口狀若圓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瀵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為四埒注於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

孳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謡終日不輟音饑惓則飲神瀵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瀵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

居中在上中虛不窒其循無端其出無窮能常滋澤萬物者滋穴之神瀵也臭過蘭椒味過醪醴則其道發聞惟馨悅可人心如此也經營一國無不恙徧則其道無不爲而無不在也物亡札厲至和不散也人性婉而從純氣內守也柔心則神凝也弱骨則形釋也長幼儕居男女雜游人不婚宦也不耕不稼不織不衣人不衣食也百年而死處常得終也其民孳阜生生不窮也相攜而迭謡則各得其真樂也其所以能若是者以夫飲神瀵以易其中沐浴神瀵以染於外爾

周穆王北遊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憹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管仲勉齊桓公因遊遼口俱之具國幾剋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視撝則諸侯從命亦奚羡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柰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齊國之富

奚戀隰朋之言奚顧

周穆王嘗與化人俱為神遊故其後肆意遠遊嘗過其國也三年忘歸神者受之也既歸數月而復進酒肉召嬪御且又為不神者求耶夫自神禹至穆王之時治變有忠質文之異尚而穆王之遊與夫神禹之至其國見聞曾不少異豈非神之所為獨存而常全歟若桓公之霸與夫隰朋之言安足以知此故區區覩齊國之近而以為莫之或加乃更以仲父為耄是猶埳井之蛙跨跱埳井之樂而不知東海之大樂也

南國之人被髮而裸北國之人鞨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佃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成之越之東有輒沐之國其長

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同居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為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而未足為異也

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為中國故其人冠冕而裳農商佃漁冬裘夏葛水舟陸車其所云為無非中道也地偏於陰陽則其習俗亦偏矣故南國多暑則被髮而裸北國多寒則鞨巾而裘其偏於

四海四荒四極之遠者則又有若輒沐炎人儀渠之國其習俗乃有非耳目之所見聞而人理之所甚駭者上以為政下以為俗居之而不疑是皆陰陽為之冠習俗足以亂人如此也

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鬬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為汝多知乎

日麗於天而隨旋者也上下八方無極無盡雖終難窮安可以我而測其遠近哉元命苞曰天不足於西北陽極於九故天周九九八十一萬里歷記言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故天去地九萬里二家之學其有所授之也如信其說不亦近者熱而遠者涼乎至於驗之車蓋盤盂之說則不合矣故方其出於扶桑而為朝明則滄滄涼涼可擬以車蓋及其對於昆吾而為正中則猶之探湯而可擬以盤盂宜大而小宜涼而溫宜近而遠大小溫涼近遠雖小兒之智亦知惑之究其所以然雖孔子之智有不能辯者蓋日猶道也以為遠則或能悟之於一息以為近則人常迷之於終身言其大則用之彌於太虛言其小則廢之莫知其所故視日於大小不知日者也求道於精粗不知道者也嘗試以夫燧求火於日則不旋踵而至矣又焉有初中遠近之間哉然則大小遠近終不可期是乃日之所以為妙而其運行終

古不息也孔子之不能決豈真不能決哉存之而不論爾小兒遽謂孔子為非多知者孔子常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孔子而多知又奚以為孔子區區較日之大小遠邇真小兒之辯鬭爾

均天下之至理也

均齊萬物無有高下則物我同而合乎一合乎一則同乎道是為天下之至理莊子所以有齊物論

連於形物亦然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人以為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

連於形物者寡不能以勝多弱不足以制彊也審矣茍得至理之所謂均而用之則一髮之微足以引千鈞之重而不絕以為不然者累於物也知其然者達於理也連於形物亦末矣茍得其均微可以制大若

此蓋夫得至理之所謂大均惡乎往而不可哉

詹何以獨繭絲爲綸芒鍼爲鉤荆篠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絶鉤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沉鉤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鉤餌猶沉埃聚沫吞之不

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

以弱制彊則弱必絶以輕致重則輕必壓何則勢不等也我誠弱矣因彼之强而制之則强不與我敵而為我用是彊反在於我而弱在於彼也我則輕矣因彼之重而致之則重不與我爭而為我使是重反在於我而輕在於彼也則弱之於彊輕之於重夫孰曰不足以制而致之哉此詹何以綵綸鍼鉤引盈車之魚於千仞之淵蒲且子以弱弓纖繳連雙鶬於青雲之際之道也噫釣弋異事矣治國者抑又不同焉詹何之釣乃學於蒲且子之弋又以教楚王之治國者蓋得所謂至理之均則物雖萬變烏能逃吾之至理哉此莊子所謂通於一而萬事畢是乃聖人以渺然之身土苴以治天下而運之於一握者也奚啻楚國

乎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强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强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胷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

謀慮存乎志果斷屬乎氣志者氣之帥也志足以帥氣則其發無不中節矣志不足以帥氣則役於氣而反動其心矣故氣強則傷於專氣弱則寡於斷也嘗謂志在於我初不屬化由其認有於我貴生愛身有愛於身斯役於身矣此公扈齊嬰其志慮所以與氣體而為強弱也夫以我之志慮而役於氣體誠可悲矣扁鵲乃能治二人之疾而移造化之功又何妙歟扈猶跂扈也故公扈志強而足於謀嬰猶嬰兒也故齊嬰志弱而少於慮

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辯於扁鵲扁鵲辯其所由訟乃已

昔者孔子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是故苟非其類豚子真見其母棄之而走矣苟得其類雖公扈齊嬰歸異其室而不疑也嘗原公扈齊嬰旣為扁鵲易置其心唯使形者之是從各反其室而不自知其形之非也為二室者惑於形變而不知二人之為類也故弗識焉然則二室之於二人者果索之於形骸之內耶亦索之於形骸之外耶如在於形骸之外則何以遽信扁鵲之辯哉如在於形骸之內則方其反於室也安得而不識奚必求辯於扁鵲哉噫人自生至終大化屢遷自老耄而視嬰孩之時貌色智態奚嘗公扈齊嬰之易形哉然大化之遷流也密移人常由之而罔覺扁鵲之易置其心也以遽故莫不駭其變焉且以公扈齊嬰志氣一易則其人與其室俱不能相知又況造化之於萬物已化而生又化而死更死更生莫知其端彼人也又烏知其所以然

哉昔楊朱之出也素衣其反也緇衣其狗之不知迎而吠之楊朱所以止楊布無扑其狗也

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鈎弦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鈎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弦

以激夾鐘温風徐廻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黄鐘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賔陽光熾烈堅氷立散將終命宫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湧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爾

夫道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不可見故不可受可傳斯可得善教者止於可傳善學者斯能有得師文之學將違其器而覺其道師襄之教將由其器以傳其聲是以師襄既命之歸師文方且求小假之

也逮其既有得矣則力迴造化幡拔四時翔景風浮
慶雲降甘露出澧泉曾不離於發手動弦之間是陰
陽之運不出吾之把握也豈不妙哉師襄於此亦撫
心高蹈而嘆其微爾向俾師文循師襄可傳之術而
為師襄之所知則終必不能得師襄之數也是以務
學者雖曰不如務求師而君子則欲其自得之也噫
一技之妙其致若此則自得於道者以
之治天下而致安平泰之俗信無難矣

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
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
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

學道者固有若鄭師文之於師襄莫知其所存所志
而命之歸其後乃嘆其微者亦有若薛譚之於秦青

自謂窮青之技而去之秦乃謝而求反終身不敢言歸者此學者之不可不辯也

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欐三日不絶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長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效娥之遺聲

真悲無聲而哀真親未笑而和謂哀樂之不可以偽為也以鬻歌假食則其歌或不出於心之誠喜因人

之辱而哀哭亦未足以言真悲也特以其技之妙遂能俾一里之老幼未嘗有憂徒以聞其哭悲愁垂涕相對而不食未嘗有樂徒以聞其歌喜躍抃蹈而不能自禁夫歌哭之偽乃真能動人況彼我皆真哉雖然其術能施於雍門之里而已使至齊而歌之必有辯其不然者故效其遺聲止傳於雍門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

乃舍琴而嘆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

有聲者有聲聲者聲之所聲者聞矣旣已有聞則大不過宮細不過羽審其宮羽之清濁而稽諸人事將安所逃聲哉則子期之善聽未足異也且伯牙之琴得子期而名益彰而子期之聽非伯牙亦無所施其巧列子稱之者貴知音爾若季札之觀樂進此道矣

周穆王西廵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来

吾與若俱觀之越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與若俱來者何人也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鎮其頤則歌合律捧其首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草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

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雖傳會之物既教之倡是誨之淫也故能歌合律舞應節則具瞬目也不足異矣夫人之巧固有若飛鳶玉楮之妙者是物而已人為萬物之靈疑不可以傅會而象之也偃師之所造乃能使趣步俯仰不殊於人歌則合律舞則應節千變萬化惟變所適夫然後為至妙也故雖班輸墨翟之巧亦不敢語藝而時執

規矩也噫人之有生奚啻偃師之巧人常由之而不自悟至於偃師之造倡亦末矣乃更羨其巧不亦外乎

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必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氂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

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

學不瞬者不以物易己也學視者將以轉物也我不易於物而物為我轉故能見小如大視微如著射之所以中者在我矣此紀昌之所以能貫虱也

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

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尅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孟子言夫人豈不仁於函人以謂術不可不慎故紀昌既盡飛衛之術於是謀殺飛衛也蓋紀昌之學飛衛之教幾在於唯恐不傷人也必終於此而已矣逄蒙學射於羿既盡羿之道於是殺羿亦以是也孟子以逄蒙之殺羿為是亦羿有罪焉為其取友之不端也有學射若庾公之斯者則安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哉幸哉飛衛之生也㝡非得棘刺以扞其遺矢則必不免矣故君子之務學者不射之射爾

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

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嘆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所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胷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

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天下之事固有若緩而急疑後而先愚者之所暗智者之所察也故習御之道人莫不以為先於掌握之執節泰豆之教乃先使之觀其趣亦猶學射者之先學視為弓者之先為箕為冶者之先為裘也由是知

雖一技之微學不由師則終莫識其為之之先務雖有智者不能無因而造其妙也造父學之三日而盡其巧何其敏也然而自非執禮甚畢三年不告而執禮愈謹則其學不誠其思不精亦安能得之如是之捷乎以其所得而推之所御無餘術矣且以馬駕車以轡御馬六馬之衆二十四蹄一足差所投則六馬之良皆棄矣御之難也如此是以習御者亦不用目亦不用策視以目則見愈亂而不周驅以策則力愈勞而不整惟内得於中心外應於銜轡則險夷急緩而其心常閑進退旋曲而其體常正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無餘轍非無餘轍也以言輿輪之無所於窒也無餘地非無餘地也以言險夷之無所於擇也御至於此乃不知是我之御馬馬之駕車也視之若一矣豈不妙哉此造父所以能主穆王之車肆意遠遊過崑崙觀日之所入一日而行萬里也噫執御者微亦甚矣其術之妙一至

於此技安足以命之使造父也投其銜轡而施其所得於道夫孰曰不可揚子曰有天下者審其御審此而已

魏黑卵以暱嫌殺丘邴章丘邴章之子曰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恥假力於人誓手劒以屠黑卵

黑者陰之色卵者陰之類魏者高顯之所魏黑卵老陰之象也邴者明之盛章者文之成丘者中高之地丘邴章老陽之象也丹含陽來丹則少陽之方浸而長者也易曰陰疑於陽必戰陽常居於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而陰則退伏矣是於陽不能無暱嫌也故至於方冬用事則戕物入之而殺丘邴章焉然陰

方盛而一陽之氣已潜萌於黄鐘之宫矣是為來丹故謀報父之讎焉陽體剛是以來丹氣甚猛形甚露方且潜萌是以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唯其體剛故耻假力於人誓手劒以屠黑卵也

黑卵悍志絶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胷受矢鋩鍔摧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雛鷇也

陰以刻制為事又方用事堅冰之時也是以志悍力抗而皮骨非人承刃受矢而痕撻無有視來丹猶雛鷇也

來丹之友申佗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為我謀申佗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劒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

寶劒神器之能宰制者也殷中也與以殷仲春之殷同殷帝之寶劒言冲和之氣宰制陰陽審諦而不妄也其祖得之則其道自古以固存也神器至妙以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故一童子服之而却三軍之衆申佗則能申人之不直者故為來丹謀焉孔周則能周旋於人理之至者故申佗使來丹求劒於若人也

執僕御之禮致所尊也請先納妻子質其誠也

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其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則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騞火麥切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

三世矣而無施於事匣而藏之未嘗啓封

含光則褫光而不曜者也此神之妙萬物而為言也視之不可見以無形也運之不知其有以無用也其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則其道密庸也承影則既有影可承矣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皆陰陽之交際於是時反本而求之決兮似或存終不可得而識也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則鼓舞萬物而無迕於物也宵練則既有體矣方晝則見其影役於陽也方夜則見其光制於陰也然見影而不見光見光而不見影猶未赫然有物也其觸物也騞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則行於萬物生之育之代榮代謝其化無窮也使夫生化者不得不生不化是或物之疾也然神之所為以無有入無間是為隨過隨合雖覺疾也於物無所傷而物亦不能傷我是為不血刃焉傳之十三世則言周

歷陰陽之度而其存自古也無施於事是謂無用之用也匣而藏之則其藏深矣未嘗啟封其神無卻之謂也

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跪而授其下劒來丹再拜受之以歸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也即其寓於生化之序擬諸形容有若三劒者至於宵練始兆於太素而為質之始故來丹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不絕其相生相配之道也與齋七日則一其志而志其形體也晏陰之間則昏明之交密傳其道也

來丹遂執劒從黑卵時黑卵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

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劒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嗌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

牖下陰陽之際也醉而偃則迷而罔覺之時也陰方隆盛必於其交際罔覺之時始足以害之爾雖然宵練之劒能使物覺疾而不血刃而已故來丹以之斬黑卵則怒其妻曰使我嗌疾而腰急以擊黑卵之子

則曰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而已矣然而黑卯雖承刃而不覺亦已嗑疾而腰急其體自是而日消矣故雖有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俄而春日載陽而小往大來矣人皆覩夫四月惟夏不知其本乃自於來丹潛移於一之日也嘗原陰陽之道相生猶父子相偶猶夫婦其迭用也則更生更死其交戰也則更怨更讎因則為疾用事則旺其道雖無待於外其用則寓之於物此陰陽之情也凡物之情態人之云為皆陰陽之從也嘗試以人情物變求之陰陽之情義無一不備故有若魏黑卯以暱嬿殺丘邴章來丹誓手劍以屠黑卯之事也然而陰陽之理更生更廢終不能相絶是以來丹雖有屠黑卯之志而不能殺黑卯也如黑卯而可殺則生化之理或幾乎息矣若是則魏黑卯何以能殺丘邴章乎蓋丘邴章已用而為厥所勝故可殺也若魏黑卯則方用事而旺安可殺哉

且方是時非獨陽氣漸萌為來升而已為䙪黑卵者亦既有其妻與其子矣是以原陰陽之道雖曰陽生於子陰生於午而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其生其長其消其息有不可得而測究者明乎列子之斯言則其道思過半矣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劒火浣之布其劒長尺有咫鍊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

錕鋙之劍火浣之布得於西戎之獻而非中國之有也皇子局於耳目之見聞而不能博通乎物理之變異遽以為無此物而傳之者妄非誣理而何列子此篇妙及於天地之表若女媧之鍊石愚公之移山夸父之逐日扁鵲之治疾偃師之造倡來丹之手劒凡皆闡無內之至言以坦心智之所滯恢無外之妙理以開視聽之所閡如俾膚識淺聞之士皆自局於見聞而不能深求至理又焉能解其桎梏哉是其以此終篇之意也

湯問解

萬物之出機入機隨其種性因其情想更相變易萬形萬狀則有大禹之所不能見伯益之所不能聞夷堅之所不能志者其變可勝窮哉雖然其形則異其性則鈞龍伯之國其人雖大不殊僬僥之心智僬僥之人其形雖微不殊龍伯之悅惡焦螟為細矣生理

亦無不足鵾鵬為巨矣性量亦無有餘大椿之壽亦終於死芝菌之夭亦既有生昧者惑於物變之不齊不明夫其性之不易由是矜壽而傷夭就變而避惡樊然殽亂終身役役莫之能止故列子假湯問以别其大小同異巨細長短要之以至道也求之此篇有若日之遠近小兒辯之而孔子不能決者有若扁鵲之治疾而使公扈齊嬰與其二室俱不能相知者是皆惑於形變而不知其本無不同也苟知其所同則無往而不一矣故蒲且子之弋可用以釣弋釣之道可用以治國鄭師文伯牙以此而妙於琴子期以此而善聽飛衛紀昌以此而名於射造父以此而精於御偃師之造倡秦青之善謳亦以此道而已使數子者技其技而進乎道夫孰曰不然哉凡此萬物之化皆不能逃乎陰陽之運故終以魏黒卵以暱嫭殺丘邴章來丹謀報父之讎焉雖然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將欲齊之必得其所以齊之之道而後可如亦蔑然

於萬物之變而弗顧以為能齊物矣是猶掩目塞耳者自以謂莫之見聞何能制其坐馳之情哉終之以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盖為此也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五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六

宋　江遹　撰

力命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顔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

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柰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耶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耶此則若之所制耶命曰既謂之命柰何有制之者耶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力者人之所為也命者天之所謂也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力之制於命命之因於力未易以差殊論

功也取力之重者與命之薄者而比之奚翅力之功多取命之厚者與德之薄者而比之奚翅命之功厚主於力者雖命也以為有性而不謂命也主於命者雖性也以為有命而不謂性也是皆一偏之論也嘗即其一端而考之彭之壽顏之夭疑若制於命矣然彭之為不必皆壽顏之才不必皆夭是或因於力矣然則謂力為有功於物而無預於命則不可也謂物物皆制於命而無預於力亦不可也雖然莫之致而至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既謂之命則命萬物而無所聽也如亦有制之者安可以為命乎故直而推之亘萬世而不窮曲而任之成萬物而不遺雖曰推之無有推者雖曰任之無有任者直者自直曲者自曲壽夭窮達貴賤貧富亦不由天亦不由人如烏之黑如鵠之白如椿之壽如菌之夭咸其自取致者其誰耶唯其自為無為之者是以之八者之在人猶草木之生根在苗先實從花後嘉穀之實以其美種雖有

惡卉生必從根究其根源曾無毫釐之繆安知今之厚於命不因於昔之厚於德耶又安之今之厚於德不為異時厚於命之積耶是皆不可知也若是則命未必非力力未必非命若之何其有命耶若之何其無命耶雖命亦不知其所以然矣是所以為命也安可遽以當生竊卷儋囊之所為規規然責報於造物者必欲顏壽而跖夭貴賢而賤愚富善而貧惡耶其不通乎命亦甚矣唯真能知命者則因天理之自然修人為而不廢壽夭兩忘窮通皆樂貴賤俱適貧富不變此聖人所謂樂天知命而列子力命之篇所由而作也莊子於大宗師以子桑之言命終焉以此為大宗師之至也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

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短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欐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敖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耶西門子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偊偊而步有深愧之

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欺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

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宫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北宫子既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温進其茙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夏之蔭乘其蓽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逌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宫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怛也哉

天道之運自西而之北西為萬物之闔戶故謂之西門子北則萬物之所藏而化精之所奧也故謂之北宫子西門子方騖於室處故為厚於命而薄於德北宫子則其藏深矣故謂厚於德而薄於命東郭先生

則既勞乎坎而復出乎震是不住於無為即動而靜者也故能釋北宫子之愧而使之寤也嘗原命出於莫之致而至有生者之所不能逃也雖以堯舜吏齊孔子之聖季札展禽顔子之賢一制於命終身不易宜乎北宫子以德厚自愧西門子以命厚自矜也然而謂命出於莫之致而至則其至自然無有致之者致之者本無物則其至也孰受其制哉或制或不制在我而已故茍不安於命則制於命茍能知其命則制命而不制於命矣由是聖可窮而仁可夭善可貧而賢可賤不聞能以命而易聖賢之操也是以北宫子一聞東郭先生之言而識夫固然之理則終身逌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若是則命果能制之乎此則能至於命者之事也

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

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公孫無知作亂齊元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脅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讎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為其主亦必能為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

其囚桓公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

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讎不得不用

天下之事凡非智慮之所及而成虧於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方管夷吾鮑叔牙相友之感其心可謂無間矣及夷吾事公子糾鮑叔事公子小白所奉雖不同其心未有異也至二公子之爭入戰於莒道管仲射中桓公於斯時也夷吾安有事桓公之心哉及桓公既立脅魯殺子糾方且請於魯以管仲為讎願得甘心而醢之則桓公安有用仲父之心哉鮑叔至此雖能忘莒道之異志而不替昔之善交宜亦以桓公之

讎而不敢舉其賢也抑管仲之奉公子糾既不能立其功於前又不能死其節於後其賢亦不足尚矣今也鮑叔弗顧齊之嫌而舉之桓公忘其無功於子糾且不念其讎而用之管仲亦不以向之幽囚受辱為恥不辭其位而盡忠於齊忘其向之奉子糾也是皆非智慮之所可期者及管仲既為齊用務實倉廩明禮節富國彊兵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遂能九合諸侯一正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故孔子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袵矣然則管仲之有功於天下後世豈淺淺哉夫管仲固不守匹夫匹婦之諒而為溝瀆之自經也向使鮑叔之言不行桓公之讎不解則鮑叔安能全其交管仲安所施其功哉雖然管仲既終有合諸侯正天下之功使民到於今受其賜則鮑叔之舉讎桓公之用讎管仲之忍垢於魯而盡忠於齊皆有不得不然者矣由此觀之世稱管鮑善交小白善用能者實無善交實無善用能者皆命之自為非人

之所能為也如曰有善交者則方其莒道之戰管仲之交情何如哉亦曰有善用能者則桓公之用管仲奚必倏鮑叔之言哉其言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者以為非特桓公管鮑為然也凡朋友之信君臣之義罔或不若是矣然而究觀數子之為皆能公其心者也心存於至公故交不期於全而自全雖不期於棄而自棄忠不期於效而自效矣此桓公所以成霸業之本也噫人苟能公其心矣則其於天命之自然無往而不合矣又焉以屈身枉道求合於物情之屑屑為哉且以霸者之治成於智謀而力取猶以為非人力之所能為則推而上之皇之道帝之德王民之皞皞其莫為而自然抑又可知矣

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

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理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

人常以管仲不許鮑叔之屬國為言蓋管仲知鮑叔之才不可以屬國也恐其得罪於君也與其使之理國而得罪孰若不屬之國而俾其自全歟是乃管仲之全交也

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黄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財分人謂之賢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

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其餘國有不聞也其餘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

上忘者其政悶悶之謂也下不叛者其民淳淳之謂也愧不若黄帝則不自滿假也哀不已若者以善救為心也以德分人則使斯民各得以復命反常此聖人之道也以財分人則使斯民不乏於仰事俯育此賢人之德也以賢臨人猶山之殺瘦也以賢下人猶澤之增肥也所謂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者非真莫之見聞也其道足以容之爾隰朋之可與夫鮑叔之不可在此而已古語曰不瞽不聾不能成功蓋為

是也詩於葛屨之序言魏君之儉嗇褊急而其詩則曰唯是褊心是以為刺褊心之害治如此夫與人為徒厚薄之去來有至公之道有自然之理弗由我也唯管鮑隰朋知其然也故始終厚薄依乎天理而弗徇乎我此齊國之治所以能尊周彊國歟

鄧析操兩可之説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

子產相鄭三年而善者服惡者化其治宜不可屈而鄧析數難而屈之鄭國用鄧析之竹刑宜愛其人而

卒誅之是理之不可推知者也世謂作竹刑誅鄧析為子產鄧析之能殊不知固自有不得不用不得不屈不得不誅者存焉漢文帝感緹縈之言而罷肉刑後世卒莫之能復亦若是也按荀子與夫左氏皆以駟顓殺鄧析在子產之後學者以是疑於經誤夫列子之書務明道達理而已所謂得其精而遺其粗者也又焉用區區較其言之同異哉

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可以生而不生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罰也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柰何

以康寧攸好德而生以壽考終命而死此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者也洪範所謂五福此之所謂天福也可以生而凶短折與夫疾惡憂貧而生者洪範所謂六極此之所謂天罰也得生得死理之常也或死或生則幸不幸存焉生死一矣或以為天福或以為天罰或由其常或遭其變至智之人宜能觀其差殊矣然而生之所以生死之所以死方稟生之初既有制其死者矣將息我以死亦有制其生者矣生生死死外非物之所能奪內非我之所能制皆天之所命智之所無如之何也唯明乎此然後死生無變乎己

故曰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天地不能犯聖智不能干鬼魅不能欺自然者默之成之平之寧之將之迎之

際者分之餘會者運之聚窈言幽而難見漠言遠而無極物之生顯與道俱會妙與道偕運天道常自會自運萬物亦自生自死雖天之神地之富不能犯其自然聖智之妙不能干其自然鬼魅之靈不能欺其自然若是者默之成之而無言無為平之寧之而無偏無陂將之迎之而無始無終命之所為其極如此

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

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温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饑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湩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

矯之為義執枉而矯之使直非自然也矯氏之醫欲攻其漸而在於有生之後是為衆醫俞以順從為言

故俞氏之醫在於有生之初以為其弗可已也是為良醫盧以總合為言故盧氏之醫齊死生而一之其言出於稟生受形之先精義而入神矣是為神醫夫季梁之於生死其能安之如此故其死也楊朱望其門而歌

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

生死厚薄已制於稟生受形之先豈貴賤愛惡之所能增損於有生之後哉蓋身為天地之委形生為天地之委順彼天地既已委化於我矣猶不能犯其分之自然矧非汝之所有又豈貴賤之所能存亡愛惡之所能厚薄哉雖然貴賤存忘愛增厚薄生於有見妄為同異衆見則同獨見則異以同為順以異為逆循其本然奚有逆順謂之逆順似之而非究其所為咸其自爾是以推原有生有身之所自雖生不知身身不知生而況於貴賤愛惡哉雖然列子論此亦明有生有身之妙咸本於自然將以祛世之惑者貪生失理徇利累形爾至於尊生重本欲為天下之寄託者寧蹈其似順不為其輕薄也

鬻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迎天意揣利

害不如其已

長短之不可增損猶鳧鶴之不可斷續也方未生無身之時既有制之者矣算猶智也豈智之所能柰何哉皆天而已矣是以人之所惡即天之所惡也天豈私惡於人哉其故必有所自矣將不止於耳目之所接不可俄而知耳順而受之可也若夫以智為鑿揣而鋭之槩精神而妄億度德經謂之前識此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故其語關尹喜以迎天意揣利害為不如其已億則屢中孔子所以惡子貢也

楊布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將以告

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為隨所不為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

在我者有性在天者有命性可脩不可弛命可聽不可干君子之處己行法以俟命而已亦奚欲以此道而徼此福哉揚朱乃區區度年德才貌之厚薄而計其壽夭貴賤名譽愛憎之差殊父子而兄弟之兄弟以言長少之相從父子以言尊卑之不等也此謂以惑復於惑是為大惑殊不知命之所為昏昏昧昧而非智之所能明紛紛若若而非理之所能辯隨所為而不匿於無隨所不為而不滯於有日去而與化俱運日來而與時偕顯夫孰能知其故此造化之所以妙萬物也如造化亦計斯人當生之所為而為之響應則其生化萬物其道亦淺矣

夫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順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亡所不信真矣慤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為奚不為

所謂亡壽夭是非逆順安危者非無之也有若顏壽而跖夭雖使有道者誠能信命矣安能厚誣其人謂顏子為壽而彭祖為夭哉亦於壽夭之間任其自然而不有之爾夫唯不有則壽夭兩行是所以為無之也其於是非逆順安危亦若是而已矣謂之都亡所信則以亡壽夭亡是非亡逆順亡安危也謂之都亡所不信則以信命信理信心信性也若然者好惡不存故無有於避就憂喜不形故無有於哀樂隨所不為故無所為隨所為故無所不為斯可名於真矣慤矣真言精而不偽也慤言實而不妄也

黄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知所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

居若死心如死灰也言其無心而自止也動若械發若機括也言其因物而後動也隨時動隨時止是居與不居動與不動因其自然皆所不知若是則物我兼忘而視聽俱泯矣奚有於觀骨肉都融而情貌無寄矣奚有於易超然疑獨無與為偶獨出獨入獨往獨來夫孰得而礙之若夫衆人之動止異是矣内外之分不定榮辱之境不辯以有名為尊榮以無名為卑辱情貌之易不易乃在於人之觀不觀是以畏感

畏刑畏鬼畏人愁結其五臟桎梏其形體終身役役與化俱徂可不悲哉曷亦不思吾之為我奚假於人審夫吾之我則衆人之觀不觀不足知吾之情貌不必易矣然則至人之不離於真衆人之不能見獨豈有他哉在我而已

墨𡰪單至嘽咺憋懯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巧佞愚直婩斫便辟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也謬悎情露讒極淩誶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曉悟自以為才之得也眠娗諈諉勇敢怯疑

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讁發自以行無戾也多偶自專乘權隻立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顧眄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貌不一而戚之於道命所歸也

墨杘單至則夷俟恐懼之異情也嘽咺憋懯則迂緩輕發之異態也巧佞愚直則倮利鄙樸之不同婩斫便辟則彊閱柔佞之不一矜㤉情露則多數淺中之殊情讒極淩誶則訥澀辯給之異狀眠娗諈諉則或暗於疏通或樂於煩重勇敢怯疑則或喜於奮厲或安於畏懦多偶則雷同者也自專則任己者也乘權則假威以尚人也隻立則自奮而無輔者也爰自大樸既散斯民馳騖於是非利害之塗情態百出不可

勝窮列子姑即其情之所鍾術之所傳才之所施行之所著時之所遭者槩言其别有二十焉情者自以智之深術者自以巧之微才者自以其有得行者自以其無戾時者自以其適宜紛紛若若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胥如其志而窮其年衆態之不一如此究其所以則是非成敗均於有生美惡好醜同之於盡是其所以咸之於道而同歸於命也雖咸之於道而不能知道雖同歸於命而不能信命任私智執偏見唯一已之是徇忘天下之大公若是則其比形於天地也與夫夔蚿風目之相憐無以異矣何貴於有生之最靈哉惟體道而至於命者則心凝而形釋心凝則内無有於智態形釋則外無有於貌色是乃衆態之所資而衆態無得而名者常道遥乎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術視衆態不亦悲乎

佹佹成者俏成也初非成也佹佹敗者俏敗者也初非

敗也故迷生於俏俏之際昧然於俏而不昧然則不駭外禍不喜内福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

天下之理至微而明其未兆為微而其理為至明賢人觀於未萌衆人暗於成事於事之成且或闇之而況於成敗之幾乎宜其昧然而莫之知也雖然所謂俏成俏敗者初無有俏也理之成敗默定於未行之先矣雖曰因俏生迷其實因迷有俏爾唯不能觀成敗之未形而惑於俏之際雖成也不敢必其成惴惴然唯恐其或失也雖敗也不自以為敗望望然猶幸於有得也若是則安得不駭外禍而喜内福哉苟能於俏之際而不昧然則其成自成其敗自敗視禍福之至猶晝夜之往來寒暑之迭運見出可以知入觀往足以知來又奚以憂喜於其間哉若然者進乎智而與乎道矣雖死生之大且無變乎已而況利害之

端乎

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掩目塞耳背坂面隍亦不墜仆也故曰死生自命也貧窮自時也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者也

商丘開之蹈水火自以謂物無逆者心一而已則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可見矣不知信命則執著於我我立而彼自具矣彼自具而好惡立好惡交起則憂喜迭用雖未嘗背坂面隍而常有墜仆之憂掩目塞耳者非真能忘闇見也然闇見暫窒雖真背坂面隍亦不墜仆此知命安時者所以當死不懼在窮不戚也

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

量利害之成敗料虛實之有無度人情之好惡此多智之人也不智者反此然而智不盡中愚不盡亡是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皆無以異矣然而不可謂智不盡中而廢其智也亦不可謂愚不盡亡而守其愚也唯無所量無所不量用智而不從於智任智而不恃其智則得喪兩亡常能全而亡喪不知其

所以然而然矣

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矣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稜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遊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

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畆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謟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為獨竊笑也景公慚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

罰爵所以養氣之不足也景公臨其國城羨美外慕將常守之而無術至於悲泣而不已及聞晏子之言始悟其所養之不充也故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二觴有副焉所以甚其不足也

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臣奚憂焉

有人之形未有無人之情者惟太古之人則能忘情其下則不及情苟不至乎忘情而泊然無憂則不及情者爾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故雖以孔子之涉世其於顔子之死也則哭之慟以謂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其不能忘情如此然則東門吳之子死不憂其真能忘情者歟

農赴時商趣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

此力命之篇也列子既極言有生皆制於命矣又恐其以力為無功而溺於莫之為也言此者將使力命兩行而不失其然之冥運爾

力命解

孟子謂仁義禮智為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以臭味聲色為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性則人力之可勉命則天理之不易雖性所有不可不習則人力不可廢雖天所命必因於人則天命不可任命之所制或存於性性之所有或制於命性命常並行天人常相因人之壽夭窮達貴賤貧富無不出於此故列子有力命之篇焉嘗求列子之言如主於命謂力為無功於物矣然亦不欲廢人力之所為而委化於命也要在於不累夫壽夭貴賤窮達貧富而制命在我爾且以力對命則自然使然若相待而不可相無槩之以道無非命者故人之所欲為者命也人之所

不為者亦命也為之而成者命也為之而不成者亦命也直而推之曲而任之壽夭窮達貴賤貧富無非自爾夫既謂之自爾無制之者雖有壽夭孰為增損雖有窮達安足喜悲故知命者於此則順而受之而已爾是以孔子之聖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一制於命則再逐於魯伐木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卒之一君無所鈞用其天縱之將聖載之空言而不得見之行事斯可以為命矣為夫子者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止變亂於心慮其樂天知命如此故能窮亦樂通亦樂而所樂非窮通也然而自非聖人未有由於命之所制而能知者非特不知而已抑又區區計人力之未為攘臂而仍之是可悲矣故鮑叔厚夷吾於其始而夷吾薄之於其終隰朋薄夷吾於其始而夷吾厚之於其終鄧析屈子產之治子產用鄧析之刑子產用其刑於始鄧析遇其誅於終厚者其自厚也薄者其自薄也用者不得不用也誅者不得

不誅也皆命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而數子者方且自謂智能之所為而不識夫固然之理此桓文之治所以蓋稱於孔門子產之惠所以貶於孔子也有若季梁之重既神醫則雖死生之大不能變矣有若齊景公之臨其國城而流涕則於利害之端且猶惑之皆命也知不知其別若此此子列子所以不免於辯也雖然北宮子嘗以薄於命而愧夫西門子造事而達矣及其既悟則榮辱俱忘終身逌然是則雖薄於命也命果足以制之耶列子之意明其已悟者要以覺其未悟者而使之求有悟爾且列子一篇之旨雖盡祛力命之惑矣終則以力不可不為命不可不聽為命之至故以仕農工商勢命之說終焉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六